

简本《晏子春秋》与今本文本关系试探

李 天 虹

内容提要：银雀山汉简本《晏子春秋》共16章，散见于今本八篇十八章中，内容大多与今本大同小异。通过对比分析，可知简本《晏子春秋》和今本的文本关系大体有三种：其一，简本各章多数和今本属于同一文本；其二，简本少数章可能被刘向作为复重而删除；其三，简本第13、16两章可能是今本的滥觞。这种对简本、今本文本关系的探讨，应该可以为《晏子春秋》文本源流的研究提供启示或借鉴。

关键词：简本 今本 《晏子春秋》 文本关系

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简帛古籍大量发现，为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古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。目前已发表的出土资料中，与《晏子春秋》相关的主要有两批，即银雀山汉墓简本《晏子春秋》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《景公疟》。^① 尽管资料尚不足以称为丰富，但也为《晏子春秋》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新契机。本文拟就简本《晏子春秋》和今传《晏子春秋》的文本关系展开探讨。竹书《景公疟》和今本《晏子春秋》的关系，容另文讨论。

关于《晏子》一书由来，据刘向《晏子叙录》：

护左都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，太史书五篇，臣向书一篇，参书十三篇，凡中外书三十篇，为八百三十八章。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。外书无有三十六章，中书无有七十一章，中外皆有以相定……其书六篇，皆忠谏其君，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皆合六经之义。又有复重，文辞颇异，不敢遗失，复列以为一篇。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复以为一篇。凡八篇，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。^②

可知刘向所校《晏子》共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，删去复重，编定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。今传《晏子春秋》正好是八篇二百一十五章，学界一般认为它就是刘向的校定本《晏子》。

① 所谓“简本”和“竹书”，都是竹简原整理者的命名，为方便引用，本文从之。

② 参看吴则虞《晏子春秋集释》，《新编诸子集成》第1辑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49—50页。

对于《晏子》的成书年代,历史上有不少学者怀疑当在秦汉以后。简本《晏子》的出土,使这些怀疑说法不攻自破。

简本《晏子》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汉武帝初年的墓葬里。^①全本共16章,^②散见于今本八篇的十八章中(简本第10章和第11章,今本均析为两章)。各章无章题,均另简提头书写,除第15章外,起始处均以“•”号标识。各章文句,大多与今本大同小异。裘锡圭先生指出,简本出土于汉武帝初年的墓葬里,从“字体看,其时代略早于墓葬,当属西汉前期。我们知道,从一部书的开始出现到广泛传抄,通常总要经历一段不太短的时间。西汉前期既然已经在传抄《晏子》,可以想见这部书的出现大概不会晚于战国,把它定为秦或汉初作品,仍嫌太晚”^③,其说可信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司马迁赞语曰:“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,及《晏子春秋》,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,欲观其行事,故次其传。至其书,世多有之,是以不论,论其轶事。”^④简本《晏子》的出土,也证明《史记》“世多有之”的记载符合事实。^⑤

简本《晏子》的年代在刘向校书之前,其内容相当于今本二百一十五章中的十八章,在文本源流和文字校勘上,自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就文字校勘而言,整理者骈宇騫先生已经做过细致的工作,发现简本“不但可以纠正今本的不少错误,而且在内容上也可以补今本之不足”^⑥,取得了丰富成果。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做过个别字句的校勘、释读工作。在文本源流上,骈氏认为《晏子叙录》所记和今本《晏子》都是八篇二百一十五章,“简本《晏子》仅存十六章,疑当系节选本”^⑦。我们认为,从《晏子叙录》看,刘向校书之前,《晏子》一书尚没有定本,各本篇章数目多寡不一,篇章的划分大概也不尽一致,简本可能是当时流行的《晏子》书之一种,简单地称简本是“节选本”恐怕不太合适。除骈氏所及外,迄今为止,就笔者所见,罕有学者对简本和今本的文本关系进行专门探讨。

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,恐怕主要在于资料还相对薄弱。不过通过工作,笔者感觉,将简本和今本结合起来进行详细比对,仍然能够在两者的文本关系上形成一些有益的看法,对进一步研究《晏子春秋》的文本源流有望产生积极意义,对进行其他文献的类似研究恐也能提供一定借鉴。因此不揣浅陋,草成此文。不当之处,希祈方

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:《银雀山汉墓竹简[壹]》,北京,文物出版社,1985年;骈宇騫:《晏子春秋校释》,北京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8年,“序言”第3页。

② 为清眉目,本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简本章次,以大写数字表示今本章次。

③ 裘锡圭:《出土古文献与其他出土文字资料在古籍校读方面的重要作用》(初刊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1981年第6期),收入氏著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》,上海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4年。

④ 《史记》卷六二,北京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2136页。

⑤ 参看骈宇騫《晏子春秋校释》“序言”第3页。

⑥ 《晏子春秋校释》“序言”第4页。

⑦ 《晏子春秋校释》“序言”第3页。

家指正。

兹就本文体例说明如下：

简本释文以骈宇騫《晏子春秋校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校释》”）为底本，并尽量使用通行字，有疑问或不同意见时出注说明。原简残缺、可以据上下文和今本补出的字，加【】号表示。

今本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活字本为底本（以下称“四部丛刊本”）^①，同时参考唐魏徵《群书治要》（以下称“群书治要本”）^②、张纯一《晏子春秋校注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校注》”）^③、吴则虞《晏子春秋集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集释》”）。为行文方便，一般径称四部丛刊本为今本，群书治要本与其有异需要指出时，则分称四部丛刊本、群书治要本。

一 文本的形式和内容

在形式亦即篇章分合上，简本和今本大体相同，只有第10章、11章，今本分别析为两章，两者存在差异。通过分析，我们感觉就文本内容而言，简本和今本篇章分合相同的各章间的关系，大体可以分为文字内容基本相同、文字内容差异较大两类，下文将依类进行条析说明。简本与今本篇章分合不同的第10、11两章内容较少，本文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。

（一）篇章分合相同，文字内容基本相同

这类中的简本和今本，除通假字、虚词、连词使用上的不同外，只有少数字词句有一定差别，一共8章，即第1章（《内篇谏上》第三章，《校释》P1—5）、第3章（《内篇谏上》第二十章，《校释》P12—16）、第4章（《内篇谏上》第二十二章，《校释》P16—25）、第6章（《内篇问上》第三章，《校释》P31—34）、第7章（《内篇问上》第十章，《校释》P34—39）、第8章（《内篇问上》第十七章，《校释》P40—43）、第9章（《内篇问上》第十八章，《校释》P44—48）、第14章（《外篇重而异者》第十九章，《校释》P78—80）。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：

1. 组成句子或复合词的字序前后颠倒，但涵义无别。如第7章“神民”，四部丛刊本作“民神”^④；第8章“何若”^⑤，今本作“若何”；第9章“法仪”，今本作“仪法”等。

2. 用字不同，但字义相当，可能是因古今语言有别，后人改动简本文字所致。

① 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明活字本景印。

② 日本元和二年铜活字印本。

③ 《诸子集成》第4册，上海，上海书店，1986年。

④ 群书治要本作“神民”，与简本同。

⑤ 《校释》第98页释文误作“若何”。

简本残缺较多。从现存文字看，两本最大区别是，简本“寡人甚说（悦）之，吾欲禄之以万，其足乎”，今本作“寡人甚悦之，请使之示乎？晏子曰：驾御之事，臣无职焉。公曰：寡人一乐之，是欲禄之以万钟，其足乎？”，比简本多出 23 字。此外，两本字句互有繁简，但基本不影响文意。

2. 第 5 章（《内篇谏下》第十八章）

两本字句差异较大，主要表现在今本多出一些字句、某些相当的句子句序颠倒、用词不同等，如简本“公曰”，今本作“忿然而作色，不悦曰”；“及夏【之衰】也，其王桀背行弃义，作为顷宫灵台。殷之【衰】也，其王纣作为璇室玉门”，今本作“及夏之衰也，其王桀背弃德行，为璿室玉门，殷之衰也，其王纣作为倾宫灵台”；“广大者有赏，埤小者有罪”，今本作“卑狭者有罪，高大者有赏”。

3. 第 12 章（《内篇杂上》第二章）

两本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两点。其一，简本较简，今本多出一些文句。如“社稷是主”之后，今本多出“臣君者岂为其口实？社稷是养”一句；“三踊而出”之后，今本多出“人谓崔子必杀之，崔子曰：‘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’”一段。其二，关于晏子“死”、“去”、“归”的问句，两者语气不同。如简本从者所问“何不死乎”、“何不去乎”、“然则何不归乎”^①，均为反问句；今本分别作“死乎”、“行乎”、“归乎”，为直接疑问句。简本崔子所问“晏子死乎”^②，为直接疑问句；今本作“子何不死？子何不死”，为反问句。

本章亦见载于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，以上两点，《左传》均和今本《晏子》相同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简本“喟然叹，叹终而笑”（原简书一“叹”字，其下有重文符号），今本作“喷然而叹，终而笑”，少一“叹”字。骈氏认为今本当如简本复有“叹”字。^③下第 13 章起始处“景公令修路寝之台，台成，公不上焉”，今本作“景公为路寝之台，成，而不踊焉”，少一“台”字，与此处“叹”属同类现象。^④

4. 第 13 章（《内篇杂下》第四章）

两本字句差异颇大，简本叙事比较繁琐，如以下两段文字：

公喜，令速为之，令官具柏常骞之求，后者【若】不用令之罪^⑤

晏子□：“…虽然，徒祭可以益寿□？”柏常骞曰：“可。”晏子曰：“婴闻

① “归乎”二字原残，可据文例和下文补（参骈氏《校释》，第 64 页）。

② “死乎”二字原残，可据下文补（参骈氏《校释》，第 66 页）。

③ 《校释》，第 61 页。

④ 这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重文号脱漏所致，但文意仍然可通。关于古书中重文号脱漏的问题，前人多有论及，参裘锡圭《再谈古书中与重文有关的误文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（<http://www.guwenzi.com>）2009 年 6 月 16 日。

⑤ 所补“若”字参李天虹《简本〈晏子春秋〉与今本对读札记》，《齐鲁学刊》2009 年第 3 期。

之，唯政顺□□可以益寿而已矣。今徒祭，可以益寿，若谨为之。然得寿则有见乎？”

今本分别作：

公喜，令百官趣具饔之所求

晏子曰：“… …虽然，吾闻之，维以政与德而顺乎神，为可以益寿，今徒祭，可以益寿乎？然则福兆有见乎？”

本章亦见载于《说苑·辨物》，其内容与今本《晏子》基本相同。

5. 第15章（《外篇不合经术》第一章）

两本除个别同义、近义词的不同外，主要在三个地方有文句差异，其中两处是用词有不同，如简本：

今孔丘盛为容饰以蛊世

今君封之移齐俗，非所以导国先民也

今本分别作：

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

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，非所以导众存民也

一处是今本繁于简本，如简本：

久丧而循哀，不可使子民。□□□□容，不可以道□^①

今本作：

厚葬破民贫国，久丧道哀费日，不可使子民；行之难者在内，而传者无其外，故异于服，勉于容，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。

本章内容也见载于《墨子·非儒下》。和《晏子》相比，两者最大差别是《墨子》缺少从“自大贤之灭”到“世（德）滋衰”一段文字。^② 上述简、今本差异较大的三处文句，《墨子》分别作：

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

今君封之，以利（移）齐俗，非所以导国先众

宗丧循哀，不可使慈民；机服勉容，不可使导众。^③

和简本更为接近。其实整体来看，如果排除《墨子》缺少的那段文字，《墨子》和简本的差异基本限于个别同义或近义字词的不同。

6. 第16章（《外篇不合经术》第十八章）：

两本相较，四部丛刊本比简本约少一半文字，而且基本是大段的连续简省。两者

① 简本“道”后缺四字，下接“之灭”。骈氏指出“道”下缺字疑当作“众自大贤”四字，简本似无“而驯百姓”四字（《校释》，第84页）。其说当是。

② 《墨子》最后“孔某乃恚”一段，可能出自后人所增，参《校注》，第206—207页。

③ [清]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》卷九，《诸子集成》第4册，上海，上海书店，1986年，第185页。

都有的文句则大体相同。

群书治要本存本章前半部分（从章首“晏子没十有七年”到“公曰善”），《说苑·君道》载有本章全文。除个别字词外，简本前半部分和群书治要本、《说苑》只有两处不同。其一是在“勇不足以犯君之颜（色）”和“然而有一焉”之间，简本多出“此诸臣之不肖也”一句。其二是在“臣闻（之）”之后，群书治要本和《说苑》都有“君好之则臣服之，君嗜之则臣食之”一句，简本不见。“此诸臣之不肖也”，简本此前已经出现一次，是重复的句子，结合第（一）类中的同类现象，推测今传文献不见此句或因后人删简所致（详参下文）。“君好之则臣服之，君嗜之则臣食之”一句，四部丛刊本亦存，但略有简省，作“君好臣服，君嗜臣食”。这是唯一一句今传文献均存而简本不录的话，从上下文看，今本文意显然胜于简本。简本后半，和《说苑》大体相同。总起来看，简本本章和群书治要本、《说苑·君道》更为接近。

（三）篇章分合不同

第10章、11章分别相当于今本《内篇问上》第二十、二十一章（《校释》P48—51、51—56），《内篇问下》第二十二、二十三章（《校释》P57—58、58—60）。^① 骈氏疑古本原均作一章，后人析为两章。^② 今按，第10章后半起始处作“公又问曰”，语气承接上文，询问的对象是晏子，今本相当之处作“景公问”。查今本《内篇问》各章起始处，凡言齐公问者，大多作“某公问晏子曰”的句式^③，少数在齐公名称之后“晏子曰”之前先列出问题或与问题有关的事项。^④ 不论句式如何，都明文指出所问的对象——晏子，本章是唯一例外，这似可作为骈说的一个佐证。今本四章分别两两相连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。

除分章不同所带来的字句差异外，第10章前半和今本相比较，字句互有繁简，但不影响文意。第10章后半和今本文句差异较大，今本较繁，一些文句不见于简本，如简本：

诬行伪廉以夜上
无之己不难求之人
此佞人之行也

今本分别作：

求上采听而幸以求进，傲禄以求多，辞任以求重
无之己不难求之人。其言强梁而信，其进敏逊而顺

^① 本文以第10章前半、第10章后半分指和今本《内篇问上》第二十章、第二十一章相应的部分，第11章前半、第11章后半分指和今本《内篇问下》第二十二章、第二十三章相应的部分。

^② 《校释》，第51、58页。

^③ “问”字后或加“于”字，“晏子”后或无“曰”字。

^④ 如《内篇问上》第二章作“庄公将伐晋，问于晏子”，“伐晋”即是庄公所问之事；第四章作“景公伐麋，胜之，问晏子曰：‘吾欲赏于麋，何如？’”，“伐麋胜之”与问题相关。

此佞人之行也。明君之所诛，愚君之所信也

简本第11章前半残缺严重，残存文字和今本一致。^①11章后半，与今本大体相同。

二 文本关系

根据上文的条析，结合《晏子叙录》，我们可以尝试对简本各章和今本的文本关系略做分析和归纳。

第（一）类中，简本各章和今本字句、内容基本相同；少数字句虽有差异，但是文意大体无别，可能出自传抄的随意性或讹误，有的则可能出自后人有意的增删改动。如简本“弗”、“毋”，今本常常作“不”、“无”，可能就出自后人的改动；又如简本前后重复的文句，今本时常无存，字句更为简洁，或许就是因为今本曾在简本的基础上，被做过有意识的删简。简本的年代早于刘向校书，也许刘向就做过这种精简字句的工作。^②总之，这类的简本和今本，基本可以归属为同一文本。

第（二）类的情况比较复杂。

简本第5、12、15三章，一个共同之处是字句都简于今本。今本之所以较繁，有的是单纯地多出一些字句，^③有的是和简本字句大意相当，不过记述比较详细。此外，简本这三章和今本在句式、内容上也存在一些差异。不过综合来看，简本和今本具体事例、情节一致，字句相同之处也多于差异。

简本第13章文句和今本差异很大，简本叙事比较繁琐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简本有好几处前后重复的字句，今本不见。如简本第二部分记柏常骞路遇晏子，开始说的一大段话“前日公令修台，【台】成而公不上焉，骞见而□问之，君曰：‘有梟夜鸣焉，吾恶之，故不上焉。’”就是对章首文字的节录，今本则不见。但是尽管存在诸多差异，两本的故事情节、大意以及文本结构还是大体相同。

由于存在不能忽略的歧异，恐不能把以上5、12、13、15四章和今本等同看待。据《晏子叙录》，刘向对所校诸本中复重的章，或删除，或因文辞颇异而存于《外篇重而异者》中。经查，《外篇重而异者》各章跟与其“复重”的《内篇》各章相比^④，主旨相同，但言辞字句大异小同，具体事例、人物或故事情节甚至文本结构也

① 今本此章末尾的“身”字，吴则虞据文意认为是“民”字之误（《集释》，第283页）。简本正作“民”。

② 从《晏子叙录》看，刘向做过文字校勘工作，如：“中书以‘夭’为‘芳’、‘又’为‘备’、‘闲’为‘牛’、‘章’为‘长’，如此类者多，谨颇略榘。”

③ 可以推测这种单纯多出的字句，有的是传抄过程中后人所加，但具体情形无从断定。

④ 元刻本注一一指明了与《外篇重而异者》各章相应的《内篇》各章，参《集释》卷七各章所载卢文弨说引。

时有不同。以上四章，简本和今本主题相同，具体事例、情节及文本结构大体一致，显然不够存异的条件。如果刘向校书时看到过简本的各章内容，以上四章被作为复重而删除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由这个现象，可以推测被刘向删除的“复重”章，不单纯指内容字句完全或基本相同，还应包括结构、情节、字句小有差异但没有存异价值者。不过第13章的文句繁琐拖沓，也可能是今本的滥觞，即今本是在其基础上经后人润色修改而成。

第15章的字句和《墨子》所载比较接近，如果《墨子》所缺少的那段文字出自省录，它和简本的关系显然比今本《晏子》和简本的关系更为密切，甚至可以推测《墨子》采纳的文本与简本同源。

从现存内容看，第2章和今本的关系，可以和第5、12、13、15四章类比。不过今本比简本多出的23个字，骈氏怀疑系后人所加，认为简本没有这段文字，文义似更通畅。^①如果骈说成立，简本此章和今本的关系，似可划归到第（一）类中。

上述各章，虽然个别文句简本繁于今本，但从整体看，大都是今本繁于简本，且字数差别不大。因此，简本第16章比四部丛刊本多出约一半文字，就显得非常特殊，也许四部丛刊本在流传过程中经历过后人的删简。首先，群书治要本所录前半章和简本基本相同，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今本此章和简本同源。其次，四部丛刊本的简约，不是行文方式或文风所致；它少于简本的文字，基本是完整的句子甚至成段的文字；两者都有的句子，则大体相同或者四部丛刊本稍简于简本。整句成段地缺少文字，出自删简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大。^②

第（三）类中的第10、11章，今本分别划分为两章，骈氏疑系后人所析，很有道理，而且值得怀疑是刘向所分。从《晏子叙录》看，刘向可能做过析章的工作。《叙录》记载刘向所校《晏子》书共八百三十八章。除去复重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二百一十五章。删除复重后，定本应该只有二百章，实际却有二百一十五章，多出十五章。《管子叙录》、《孙卿子叙录》都有这类篇、章数不相符合的现象，学者或以为是传抄讹误所致，恐不可信。^③《晏子叙录》载所校“凡中外书三十篇”，“除复重二十二篇”，“定著八篇”。尽管前后篇数相合，也不意味着刘向只是简单地对“篇”进行了“除”与“存”。《晏子叙录》：“其书六篇，皆忠谏其君，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皆合六经之义。又有复重，文辞颇异，不敢遗失，复列以为一篇。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复以为一篇，凡八篇”，说明刘向大

① 《校释》，第7页。

② 骈氏怀疑四部丛刊本最后一段有脱文（《校释》，第94页），但是四部丛刊本文句少于简本的现象几乎贯穿文本始终，且自成一体，首尾完整，似不能单纯以脱文来解释。

③ 参看吴瑞侠《刘向〈晏子叙录〉辨析》，《文教资料》（初中版）2004年第19期；张璋：《从刘向校书看〈管子叙录〉》，《管子学刊》1989年第3期。

概按照一定理念和原则,对“篇”及“篇”的内容做过调整、编次的工作。未经刘向校订的简本《晏子》各章散见于今本八篇之中,也可以说明问题。所以章数增多,有可能是刘向析章的结果。^①值得注意的是,今本《内篇杂下》第二十一、二十二章的主题都与景公更晏子宅有关。其事《左传》昭公三年也有记载,内容和《内篇杂下》基本相同。但在《左传》里,《内篇杂下》的两章是情节前后连续的一个故事。吴则虞认为《内篇杂下》的两章本作一章,“后人妄分为二”^②。简本第10、11章被后世析分的现象,可以为吴氏的说法提供旁证,至少说明吴氏的认识有一定合理性。

单纯从现存文字内容看,简本第10章和今本的关系,可以和第5章等类比,第11章可以和第(一)类各章相比附。

三 结论

综合上述,可以将简本《晏子》和今本的文本关系总结如下:

1. 简本《晏子》各章多数和今本属于同一文本。
2. 简本有少数章和今本字句差异较大,但故事情节、大意及文本结构和今本大体相同,按刘向的编校标准,可能被刘向作为复重而删除。
3. 简本第13、16两章也可能是今本的滥觞,即今本在简本基础上为后人做过较多的润色或删除。
4. 简本第10、11两章,今本分别划分为两章,可能是刘向析章的结果。刘向校书前后章数不符,可能就是刘向析章所致。
5. 简本前后重复的文句,今本时常不见,可能是被后人精简所致。

本文受2006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,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”(08JZD0036)支持。

附记:本文初稿蒙林沅、骈宇騫、陈伟、彭浩、宋华强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。作者谨志以达谢忱。

(作者李天虹(女),1966年生,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历史学院教授)

收稿日期:2009年8月7日

^① 不过,也许刘向校书时,简本这两章已经被析分或者有了析分的本子而被刘向采纳,所以尽管刘向做过分章的工作,也不能肯定简本这两章的析分是刘向所做。

^② 《集释》,第418页。